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皆當時賓客雜採諸書為之似一書而非一書最不可通者每紀後分載諸篇于四季絕無取義各家書目解題皆不能言其故余謂古書本分卷當時卷有餘幅因抄各篇于後劉向校錄七略以其為雜家之書未嘗為之分別校定唐以後刻本盛行遂茫然不得其義矣此書無宋本傳世明以來所依據重刻者為元嘉興路儒學本近人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陸心源皕字樓藏書志繆氏藝風堂藏書記所稱元本即其本也仁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所藏無元刻而明刻至多有明繙元本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世寶訂正河南按察司僉事朱東光參補直隸鳳陽知府張登雲繙校余藏此本正與之合 欽定天祿琳瑯明版子部類亦即此本丁志云元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此本行數字數皆合殆依元刻并行字亦未改造者書前有方遜志先生讀呂氏春秋記一則後有附識略言南雍舊有板刻蓋自元時歲久刻闕爰覓善本校補之顧許楚二刻胥仿雜板而仍其闕者不續得舊本乃補其半餘尚虛木俟好古者甲戌秋日自做庵識此識所謂自做庵者不知何人其云許楚二刻許即許宗魯楚當為楚藩許刻此書在嘉靖七年則識中年月之甲戌當在萬曆二年張登雲乃隆慶辛未進士名載太學進士題名碑 以此互證則甲戌實萬曆二年甲戌毫無可疑明人孫繼皋字伯集有吏部侍郎謚文恪做庵周公行狀云公名子義字以方做庵其自號也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公故嗜書既入選多購書窮日夜讀不休隆慶六年升南國子監司業兼攝祭酒事萬曆六年升北祭酒

張登雲題稱直隸鳳陽府知府屬今之安徽識云以南雍板校補正與周官南司業時
事相合然則自做廢者即周子義行狀云做廢殆有文也此本出自元本白文高誘誤
衍頗多畢沅往刊堂叢書校刻此書引據諸本首列元人大字本云脫誤與時本無異
而其據以重刻者為弘治十一年河南巡撫李瀚刻本其實此本上從元刻本出不過于誤
處多所校改而亦非有宋本可據也故校得元刻仿佛轉不如以本之虎賁貌似中郎
矣明時印書多尚藍色是書亦然世稱藍印活字本墨子以于宋槧元刊其時明
印如此類者正不少耳先緒乙巳秋七月末伏葉德輝識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 論凡百六十篇呂

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
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
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
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
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
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

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竒貨致富貴而行
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
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
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塋之弊
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
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
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
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

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
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
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
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
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
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
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
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

然則秦法猶寬也

右天台方遜志先生讀呂氏春秋作也先生氣節冠代而於是書有取焉誠不以人廢矣南雍舊有板刻蓋自元時歲久刊闕余慮其逾久而廢逸也爰覓善本校補之顧許楚二刻胥倣雍板而仍其闕者六續得舊本廼補其半餘尚虛木俟好古者甲戌秋日自儆菴識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邁者往往嗜古績學考索研稽堆恐弗逮元祐根生晚無以參侍請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劄公居劄父辨節軒先生尚及以請生拜之於請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席林山之僧舍踈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履延致

中生與先生劉謨古之北南士大夫不
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疎秀而
明潤玉立而長身時與先生論先秦
古書以爲秦自用高鞅驅其民不戰則
畔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
之時也然呂不韋乃能招延四方辨博
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疵相參至於
齊聞爰見有裨世教若日之爲書小戴

取之以記禮先傳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
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聞先生
此言也時年二十餘今已四十餘年矣已而
元祐飢驅東西漂颯聞節軒先生不樂仕
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完德而始藪
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數歷
朝箬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
皆節軒先生兩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俾以

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名此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因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既刊版乃俾元祐為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尚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掇授海道都漕運萬戶云遂昌鄭元祐序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為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為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為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為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為適嗣華陽夫人以為已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為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華陽夫人為后楚為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

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網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

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
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
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
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詆沒

五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危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為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眉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已

一作本知
又作不遇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為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為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日期賢

四日審為

五日愛類

六日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日求人

六日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真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日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五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右呂氏春秋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脩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即為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卷第一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世寶訂正

河南按察司僉事朱東光參補

直隸鳳陽府知府張登雲繙校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已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

日躔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

德之帝其神句芒方為木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鱗其音角屬也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

太簇其數八氣衰少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出故

其味酸其臭羶味春東方木王木其祀戶祭先脾出由戶故祀戶也

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

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

魚上水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

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明堂也中

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

北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

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

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

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載青旂

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為旂載者若今之鷄翅

色也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

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

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立春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

氣於東方八里之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

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為一伯一相處於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於兆民

無不被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廼命太史守典

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

命使司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忒差也星辰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宿度司知其

度以起牽牛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

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也保介副也御致

率三公九卿諸侯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率三公九卿諸侯

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

其上也三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群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

同繁衆動挺而生也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

東郊監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

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畔糾督情窳於疆下也

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善相丘陵阪險

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善相丘陵阪險

原隰廣相視也原隰下濕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殖以

原隰廣相視也原隰下濕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殖以

教道民必躬親之

詩云弗躬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

農乃不惑

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準定是月也命樂正

入學習舞

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

會正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

也功

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

禁止伐

木

春木王尚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麇無卵

蕃庶物也麇子曰

無聚大衆無置城郭

置立揜骼靈

大鹿子曰麇也無變天之道

是月也

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

稱舉也兵戎不起不可

以從我始

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

無變天之道

戾無絕地之理

絕猶

無亂人之紀

亂紀道也

孟春行

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稿國乃有恐

春木也夏火

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

行秋令則

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

木仁金殺而

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

行冬令則水

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

雪大摯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

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正月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

始初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撻之謂天子

撻猶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性全猶順也天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

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

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為立官之

也法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

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為修兵之

也法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扣讀曰骨濁也人之

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

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

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以身役物有

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

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

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

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

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有色於此

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當視也有

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

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

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眩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

眩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

不傷惡安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的招也

衆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

明美貌故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

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

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馬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

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地神覆

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稟

也受猶承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上

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克戒曰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

惛惛讀憂悶之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

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

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

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為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命之曰招蹙

之機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

我畿此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

過蹙之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老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曼皓

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理弱肌美色

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芍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

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于晉宿於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瑟寫其音靈公至晉闕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曰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致也故古之人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謂先

時許由方因善繼舜時臯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非夸

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

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已故不愛之也已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燼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

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

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已用得其利故也今

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有 myself 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

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

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所以比已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

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已易之論其安

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

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道尚無為不能尚此三

者故曰有道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

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達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

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

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

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其盲昧子目非利之

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顙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

也知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

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非是衆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也故

謂之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以此治身必死必

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夫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亡夫

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壽長至常

亦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

也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

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已自召之何

禁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

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使五尺

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猶從也世之人主

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

貴人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侈

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若鳥

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也故聖人必

先適欲適猶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逆

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

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蹙也不為高臺為痿也味不衆瓊為傷

胃也衣不燁熱燁讀曰重厚也燁熱則理寒理寒理寒

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瓊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鞮

鞮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中大鞮而氣不達不

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也昔先聖王之為苑囿

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

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其為宮室臺榭也

足以辟一作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

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其為輿馬衣裘也足

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醢醴也足以適

味充虛而已矣醢讀如詩地地不言之地周禮柶人

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蘖與黍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

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五者聖王之

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

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已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也公正公則天下

平矣也平和平得於公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有

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無或

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無或作惡遵王之

路惡擅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

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

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務在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天

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

以為已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

也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

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仲父之病矣

病困也

漬甚國人弗諱

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

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

寡人將誰屬國

屬託也

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

未足以知人也

今病在

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

奚何也

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

父之教寡人也

教猶告也

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

言欲用誰為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

夷吾

管仲名善猶和也

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

不比於人也

比方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

可為霸者之相也

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

而下求

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醜不若語曰孔文子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

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人也哀不

如已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已齊也

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

而己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物事也非其識事不求知之也

其於人也有

不見也

務在濟民求見之孝經曰非家此總說隰朋所行

勿已乎則隰

朋可也

言可用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察苛也

不欲小智

小智則好知小

故曰大匠不斷

但視模範而已不復

自斷也大庖不豆

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

大勇不

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

大兵不寇

寇害也若武王

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

桓公行公去私惡

於人之過無所

念無所私也

用管子而為五伯長

長上

行私阿所愛

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何豎刁易牙之諛不正適長其怨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

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虫流出戶也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

用私以敗日醉而飾服禮喪不飲

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

私利而立公貪戾

而求王舜弗能為

舜猶不能為况他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行一作

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

黃帝

言曰聲禁重

不欲虛名過其實也

色禁重

不欲好色至淫縱也

衣禁重

不欲厚

衣服踰僭若子

香禁重

不欲奢侈芬香聞四遠也

味禁重

不欲厚味勝食

室禁重

不欲宮室崇侈使土木勝也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

而授舜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始獨失為胤子不在數中

舜有子九

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

南陽

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温陽樊川之屬皆是也令君也而能為治

祁黃羊對曰解狐

可

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

平公晉悼公之子彪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

稱善焉居有間

問頃也

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

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

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對曰午也可

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鉅姓子通稱腹蘄字

也蘄讀曰車筆之筆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

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異先生之以此

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為之賜受賜也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其不行墨者

之法欲必行之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

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仁行行之忍也鉅子可謂公矣庖

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

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

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誅暴

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一作由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

昏弧中旦建星中孤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其日甲

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

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

桃李之屬皆舒華也倉庚鳴鷹化為鳩倉庚爾雅曰商庚黍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

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
淮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為鳩啄正直不驚擊也
鳩蓋布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乘鸞輅駕蒼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
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

當生者不擾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癸也社

動故曰安命有司省圜圜去桎梏無肆掠止

也嫌日有從否重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圜圜法室省之者赦輕微

立秋也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玄

止禁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
禮禘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
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王
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禘三牲具曰太牢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

嬪祀高禘耳御見天子於高禘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

男象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均也

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

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

蘇開蟄之有不戒其容止

戶始出生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

狂癡之疾故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

不備必有凶災權槩度尺丈也量黼鍾也鈞銜石稱也石百三十

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鍾曰權槩平斗斛者令

釣等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者在都邑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

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滯土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乃脩闔扇寢廟必備

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頽也無作大事以妨

農功大事兵戈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

林皆為盡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水以鑿以祭廟

春薦韭卯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上丁命

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卯樂官正率卿大夫

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資神也舍猶置也初入舍采合舞秋訟學舍声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

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中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中甸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

樂雲門咸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

鹿皮玄纁束帛也記曰幣帛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

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謂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

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令殺戮之故令寒氣猥至

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

掠冬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窮故相劫掠也行夏令則

國乃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

煥也極陽生陰故虫螟作害也虫食稼心謂之螟二月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後

也也役事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

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不欲利於生

者則弗為則不治此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

必有所制擅專也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必有

所制制於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

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

有隱憂我心不悅天下重物也重大事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於他物乎他猶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

託天下託附越人三世殺其君王王子搜患之王子搜

云越王逃乎丹穴淮南云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

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舍置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

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

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誤致幣得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之顏闔踰垓而逃故若顏闔者非惡

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也驕泰

得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也知之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緒以持身之餘其土苴以治天下也土瓦礫

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

鮮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

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

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

物狗猶彼且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為

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也之至與其所以為為作今有人於此以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

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

華子曰全生為上子華子古體道無欲故全虧生次

之少虧其生和光同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迫生為

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故所謂尊者全生之

謂於身無所虧於義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六欲生死耳目鼻口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虧

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益彌

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

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

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辱莫大

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

苟生不仁義不如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

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

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

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

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

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聖

人脩節以止一作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適故耳之

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

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一猶等也雖神農皇帝其

與桀紂同有天下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

不過節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

情矣失其不過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

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亡故曰死生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俗

凡君也敗 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

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雖有彭祖猶不能

為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

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其於物也不

可得之為欲貴此之謂欲故曰為欲不可足之為

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

失生民人怨謗又樹大讐俗主求欲民人皆怨意氣

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矜勢

好智宵中欺詐宵臆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

民言恩 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

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

正直者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還聞言而驚

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

由用 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

之道故 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色

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古人得道者生以壽

長體道無欲象天天子之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

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論早定則知早嗇嗇知

早嗇則精不竭愛精神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

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
地也同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

生故曰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尊

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挹之者多故酒速盡也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萬物酌挹陰陽以生陰陽謂君大貴君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故大貴

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也又損其生以資

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生

虧乎內幽通記曰張循操而內逼故曰虧生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

視口不可以食

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

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世人之事君者

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為幸孫叔敖楚令尹也遠賈之子也自有

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荆國

得之幸也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盡

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俾付孫叔敖

使憂之也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

生性故不休息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

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曰染於

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一色入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

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禹染於臯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

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伯益臯陶之子也名文命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伯益臯陶之子也名文命

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此四王者所染當故

王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立為天子功名救天地蔽猶舉

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為喻也夏桀染

於羊辛岐踵戎桀夏后臯之孫癸之子也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周厲王

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辨榮夷終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

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之

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公染於管

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也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

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郄偃者其二大夫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

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

旅孫沈其二大夫

孫沈其二大夫

孫沈其二大夫

孫沈其二大夫

孫沈其二大夫

孫沈其二大夫

闔廬吳王夷昧之子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名光伍父其二大夫

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户人也字少此五君者所染當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行氏

臣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

大夫也誣晉伯宗之孫楚州犁之子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智瑤宣子申之子襄

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中尚染於魏義樞長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

也義長其二臣也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唐田宋康王之二臣此六

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

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

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

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

君者勞於論人論猶擇也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不能

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

要故也愈益也益危辱者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所從染不得其人也所染不當理奚由至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

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

獨是也帝王亦然為王帝者亦當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

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魯惠公使宰

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魯惠公使宰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父桓王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止留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

翟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

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

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

布故曰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學

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

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

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

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淮南記曰人出非正

得曰不可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晷也行則晷隨

此言之故功名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曰仞下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弋良也

猶底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弋繳射之也詩云弋

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夷也戎狄

國本在前末倒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

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

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

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 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

不悲無其中心故 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

以成大虛稱可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虛 缶醯黃蚋

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 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

以致致也 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 以茹魚去

蠅蠅愈至茹讀如舡漏之茹 不可禁禁止 以致之之

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 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

殘暴也以致暴之道致治不治也 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

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

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

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 今之世至寒矣

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 欲為天

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行

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

異亂雖欲信利民無肯歸走也 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

本本無所走民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 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

亂諸侯以為幸也無所於救命故絕望 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

而不此務務其 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 賢不肖

不可以不相分分猶 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 若美

惡之不可移堯舜為美桀紂為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賤仁

多累曰紂賢生於行何可虛得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

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

其上之過也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稷好稼不能使禾自生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一作由道

呂氏春秋卷第二



